

三

獎



作品  
守口如瓶

得獎者

劉眞儀

劉眞儀，一九八五年生，台大外文系畢。幼年用硬紙板製作手工書，長大後成爲總是挑燈夜戰的出版社編輯、翻譯，催生過許多種類的書籍，直到近年才重新找回提筆創作的勇氣，並於此滿懷感激。在文字和語言的一切領域裡，永遠是新手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長年激勵我的親友師長，始終相信我的父母、弟弟，以及在愛中從不曾離開的四位老人。感謝摯友林湖教我寫作與生命的真義。最後感謝所有曾一起辛勤工作的主管、同事、清潔阿姨和大樓管理員，謹以這篇故事獻給你們。

## 守口如瓶

如果夠幸運，此生偶爾我們得以選擇自己的牢籠，不光只是替人開啓牢門而已。

不，別在意，自言自語是我的老毛病，畢竟這是個畸零部門，這份工作是單人單機作業，下面沒部屬，上面沒主管，你只向老闆報告，而他經常於此地缺席。正如同今日你到職第一天，老闆遠行未歸，其他同事全都外勤出公差去了，辦公室這一角剩下你和你的螢幕，有時除了中央空調和主機的白噪音，你會需要一點人聲，好藉音波定位你的位置，縱使只是你自己的回聲。

今天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日，幸虧你願意提前來報到，否則來不及當面交接，你就得像當年的我一樣，靠自己在黑暗中摸索規則。我剛進這家公司時，前一任員工已經離職半年，資料必須自己一頁頁挖出來翻，所有未分類檔案和資料庫得自己回去對，剛開始連門禁卡權限都不知該找誰開通，完全狀況外。我未曾謀面的前任顯然性格特異，公用資料匣完全沒留下任何有用的交接清單或說明，但上工以來，我一直在不可思議的地方發現她貼的各種提示，無論辦公桌抽屜內側，公文櫃側邊，還是桌上電腦螢幕的背面，都無法倖免。有次我的筆滾到插座和OA隔板的夾縫間，我伸手去撈才發現，幾年都可能乏人注意的角落，居然也貼了一張螢光粉紅便條紙，用粗而黑的油性簽字筆重重寫道：收好食物，這裡有老鼠！

不，我沒見過前任員工，只聽說也是個女生，人很安靜，走得很突然。她的那些自黏便條紙在文件櫃裡剩下一大疊沒帶走，還有幾隻滿新的粗黑簽字筆，我也沒用完，都留給你。

嗯？對啊，老鼠，比較老的建築大抵都逃不掉這種命運。晚上若留在公司加班，有時會聽見牠們在頭頂天花板輕鋼架之間，宛如微型的賽馬達達跑過。自從茶水間的老舊木製零食櫃換成玻璃不鏽鋼，痛失食物來源的鼠群似乎愈發焦躁瘋狂，開始攻擊撕咬辦公室裡可能裝載記憶中美好餌料的一切包材，包括A4影印紙的亮面封皮，捲著廠商樣品的柔軟塑膠袋，抽屜裡的面紙和濕紙巾包裝；同時，神秘不可解一如南美麥田圈，牠們也堅持在某幾張辦公桌的同一位置，固定留下一灘灘尿液與糞便。

前陣子，老鼠似乎已經神通廣大到鑽進不鏽鋼的公用零食櫃裡。聽其他公司習慣早到、總是第一位來開鐵門的人講：他清早走進辦公室，就發現零食櫃前咬得一地碎爛的食品包裝紙，然而櫃上卻不見任何啃嚙痕跡；所有人議論紛紛，卻都實在看不出老鼠究竟如何鑽進無縫的背板，又是如何推開沉重的櫃門。大樓管理員已經盡可能在目擊有鼠為患的地方放置捕鼠籠，但至今毫無成效；沒辦法，黏鼠板有人嫌血肉模糊支離破碎太殘忍，放毒鼠藥又怕牠爛在眼所不及的角落，自顧自發臭、發酵。實在很為難。

說到食物，看你臉色似乎不太好，是不是沒來得及吃早餐？待會中午我帶你一起去員工餐廳吃午飯？不嗎？你帶了便當？好吧，那我帶你去瞄一眼蒸飯的地方，茶水間往這個方向。微波爐、電鍋、冰箱、飲水機、掛耳式咖啡，還有免費的茶包，我們這裡一應俱全。

你應該也注意到了：在這間辦公室裡，並不只我們一家公司。我們跟其他幾家企業一起合租這片開放空間，共用樓層廁所、會議室和茶水間，每戶分別占據不同區域，再各自依人數需要隔開座位，井水不犯河水。這種以系統組合櫃、瓦楞紙箱、網背辦公椅、霧面玻璃隔板搭就的堡壘，總會營造出個人得以在辦公室保有隱私的錯覺，但輕信這種錯覺就極其危險。

嗯，你問爲什麼危險？

因爲它誘使我們誤以爲監視已經停止，而你我能在眾目睽睽下隱身。不只一位同事告訴我：我來以前，曾經有位坐在角落的男工程師，習慣利用剛到公司的半小時，與午休過後的半小時，邊啃超商飯糰，邊善用電腦靜音功能，以觀賞「愛情動作片」開展美好一天。同事們經常無聲無息從他身後經過，而工程師以爲此舉無人知曉的背影，總透露出奇異的滿足與和諧。直到一天早晨，他打卡上班，發現黑色螢幕上貼著一張白色A4紙，上面以48級的醒目大型字體列印著：**請勿用公司電腦看A片。我們都知道了。**

從那天起，無論是螢幕上陰翳蔽日、雲煙裊裊的肉色叢林，或是那位工程師本人和他式樣保守的深色襯衫，都再不復見。

走出茶水間，離開辦公室往走廊盡頭走，就是廁所。先讓你有心理準備：這一層樓女廁最裡面那一間，經常有人不沖水。這間廁所從我剛來這家公司工作，就已惡名昭彰，幾乎變成這一層樓世代傳

承的共通笑話。整間廁所裡張貼多種不同說法、不同形式：「疼惜打掃人辛苦，尊重後來者權益」、「來匆匆去沖沖」、「共同維護廁所清潔，美女們行個方便」，或溫情或嚴厲的告示；每回狹路相逢，大樓管理員也總是不吝於指責「你們那層樓的女廁總是一直阻塞一直報修」。但不管告示如何精美且圖文並茂，管理員大叔如何心情惡劣，每次打開這一層女廁最裡面那一間的門，永遠像是充滿驚奇的大冒險。

我猜想，那或許是種極端的潔癖，一種對於他人的髒汙過度擴張、不可抑止的想像：如此反覆執拗拒絕沖水，是不希望自己有任何部分沾染上無數人碰觸過的把手，或直面馬桶裡漠然噴濺的水花嗎？也許，以骯髒為由說服自己所做所為的正當，讓她持續在每回如廁後匆忙竄逃出案發現場，留下消化系統的殘跡給他人收拾，能夠稍微心安理得，終至理直氣壯。

偶爾與其他同事重逢，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批判至今仍通緝在逃的廁所要犯，是除了天氣與美食之外，意外安全的共通話題。我們說，要是有一天抓到那個人，一定要把她數落得不留情面，要盯著她在我們眼前，把這層樓的每一間廁所都沖一遍。大家唱作俱佳，把懲罰的各種可能性描繪得活靈活現，所有人一度笑到抽搐發癲，隨即將整件事拋在腦後。如同絕大多數對於公司、工作與人生的抱怨，大家都明白只是說說罷了，也都滿意這種心照不宣、在邊緣試探無傷大雅的安全。

想為工作場合的寒暄破冰，我發現這個話題屢試不爽，也樂於重複分享，直到打掃這層樓公領域的清潔阿姨，對此提出了決定性看法。有一次午休，等待茶水間電鍋白飯煮好、微波爐便當熱好的空

暇，我再次聊起廁所不沖之謎。她告訴我，大樓員工休息間冰箱裡的食物，也常見放到過期發黴都無人聞問。一位管理員曾經攬起一袋立志成為機密生化實驗樣本的黑糖糕，四處質問是哪個沒品傢伙留下的剩食，但阿姨對他說：「你看不爽就拿去丟掉，何必拿出來到處講？沒逮到現行犯，啊是有誰會承認？」

語畢，阿姨深深望我一眼。於是我閉嘴，識趣停止這個話題，改問她端午節有何盤算。

很奇妙，愈打算絕口不提，關於不沖廁所的謎團線索，就愈接二連三浮現，如靜止水窪上的泡沫。

伴隨悶在護墊衛生棉裡的黏膩經血、疼痛、分泌物，以及從鼓脹化妝包裡溢出芬芳的乳液、唇膏、眼線筆，女廁常自然而然成為眾人默認的情報匯集地，任何傳言蜚語流經此處，流速都勢必減緩，等待一朝汨汨而出的機會與偶然。許多人受廁所隔間提供的隱私假象所惑，彷彿單單一道廉價門鎖就具備了隔音功能，在裡面玩手遊玩得渾然忘我，聽音樂聽到震耳欲聾，或與男友女友在電話上高聲激動辯論，均屬常態。

比較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一位曾經踩著高跟鞋，大步流星跨進我們辦公區域與我們生命的陌生時髦女性。那時難得幾位同事都在，她打斷我們的談笑，無視於我們的一臉錯愕，高聲宣布：「我們是隔壁新來的公司。女廁有三間，既然依人數比例我們最多，中間那間廁所歸我們專用，你們以後不要進去。」



語畢，她一甩精心染燙的長髮，一踢裙下細長白皙的腿，如一頭步伐輕盈優雅的母豹，逕自絕塵而去。

那畫面之霸氣，竟無端讓我想起湯姆·克魯斯和妮可·基嫻的一部電影。那是十九世紀末的跨海大遷移，所有人來到美洲西部荒野策馬奔馳，插旗分地，無論當地是不是早有先民逐水草而居，無論曠野大地本身不同意。

說歸說，後來我們居然也行禮如儀，除非第一間廁所所有人占據，而第三間廁所馬桶又再次無人沖洗，我們很少闖進兩者之間的禁域；偶爾非得使用中間那間廁所，也都躡手躡腳，保持著必要以上的敬意，並帶著不可置信的驚歎，欣賞馬桶後的狹窄空間，竟因精巧的直立組裝置物架，還有三層架上的眾多用品、擺飾，變得繽紛多彩、蓬華生輝了起來。

就這樣過了一陣，彼此倒也相安無事，直到有一天，另一位同事從第一間廁所匆忙走出，臨行手勁不慎過猛，重重甩上了門。

這時，隔壁廁間傳來一聲巨響。我們打開門，探頭窺視，發現整座精美的組裝置物架已轟然倒塌，原先架上整齊畫一的所有衛生棉、衛生紙、花布面紙套、乳液瓶罐全都落在地板上，離尚未清理的垃圾桶僅僅數寸之遙。

我們互望一眼，面無表情按了牆上的公用潔手乳，從容不迫洗好手，隨即若無其事離去。

或因租金高昂，或因經營不善，那家公司後來很快就撤離隔壁辦公室，置物架自然也隨之消失。

聽聞消息那一刻，我忽然領悟「插旗女」和「拒沖女」的謎團，或許實爲一體。

無論強將原有公共空間布置得美輪美奐，宛如自家衛浴，還是執著於在固定區域留下自己的遺穢，使得旁人日久自行放棄、遠離，本質上都是在圈地。她們在一個沒有多少選擇與控制的環境，以氣味、顏色、體積、對乾淨與品質的嚴苛標準，奮力畫出自我與他人的界線，認定這就是她們存在的證明，即使如同地圖上的疆界，或是月球表面的「海」的蹤跡，這一切苦苦維持的秩序，都只是幻象。

始料未及的是，就在那之後不久，茶水間的長年鼠患之謎，竟也破了案。

我先前提及的那位清潔阿姨，有一晚臨走前，發現自己的錢包不在身邊。四處遍尋不著的她循線苦思，最後猜想多半是午休時間蒸飯的時候，不慎忘在電鍋附近，於是鼓起勇氣來到我們這一層。

熄燈後的茶水間，藉著窗外透進的些微光線，僅隱約看得見物體模糊的輪廓。她單憑記憶走向餐檯，伸手摸索電鍋附近的空位。

就在這時，身後傳來窸窣窸窣的細微聲響。

一驚之下，她立刻掏出手機，打開手電筒，顫抖著朝零食櫃方向照去。

那裡沒有老鼠，也沒有誤闖大樓的流浪貓。那位戴著厚片眼鏡，平日遊魂般透明，總是逢人就問是否聽到竊竊私語評斷是非的工讀生男孩，正坐在地上，用手爪和牙齒撕開包裝袋，岔開的雙腿旁是

一包包寄存櫃內的大袋洋芋片、焦糖爆米花，任食物碎屑撒滿一地。

那雙鏡片後的眼睛，正在黑暗中瑩瑩發亮。

在那之前我一直在想，為什麼無論放上多美味的誘餌，散置辦公室各處的那些捕鼠籠，總捕不到老鼠？

有人說，那是因為誘餌不夠吸引人；有人說，老鼠其實懂人話，聽到了我們的計策；也有人說，之前抓到一隻老鼠以後，無比聰明的鼠群已然學乖，識得危險，再也不會上當，必須另覓方法捕捉。

然而直到那時，我才終於明白：如果這棟建築裡的老鼠意識到自己早已身陷籠內，脫困無望，牠們為何還需重蹈覆轍。

最後，我們來到了樓梯間。無論你是騎車、搭車還是走路上班，若碰到雨天，你的安全帽、雨衣都可以掛上牆面的這一排釘子，潮濕的雨傘則可靠牆撐開晾乾。如你所見，這棟大樓只有兩部電梯，加上左右各一道水泥逃生梯。如果眼看上去班快要遲到，怕等電梯太慢誤了打卡，你也可以爬樓梯上來。這兩道樓梯呈連綿X形交叉，如果你走其中一道下樓，而同事走另一道，你們兩人直到抵達一樓門口，都不會再度碰面。

要是有一天當真發生火災（我說如果，只是如果），你要牢記從你的座位到這個逃生出口上方的

小綠人燈號，究竟東南西北各要邁出幾步，才能抵達。平常沒事可以暗自數一數，別等事到臨頭才在驚慌。

由於太難承受未知的恐懼，我們太常擅自認定，絕不可能出現需要逃生的困境。這就像無論你第幾次出國，飛機上千篇一律的安全示範，你總是記不清順序：當機身離地，我們忙著戴上耳塞，撥弄電影頻道，翻閱機上購物型錄，閉眼忍耐震動與耳鳴，思索是否應該冒鄰座旅客之大不韙，打開頭頂置物櫃，再多拿一本書，一件外套。

但這時，基於某種無可名狀的預感，你抬頭了，你看見空服員的一個手勢（如何為救生衣手動充氣），一個動作（防撞保護姿勢如何前傾），或是逃生說明圖卡裡的一句話：**務必先幫自己戴上氧氣面罩，再幫你身邊的人戴上。**

那一瞬間你忽然有個騷動不安的預感：這手勢，這動作，這句話，即將派上用場。

曾有一段時日，壓力大到喘不過氣，我經常藉去洗手間之由，溜到兩層樓之間的樓梯平台滑手機，或抬頭望向上方樓層窗戶透出的白色天光，放空什麼也不想。燠熱的樓梯間充滿回音，每當有人聲響動，我常如驚弓之鳥飛躍起身，一口氣衝上或衝下幾層樓，再從另一邊的另一道樓梯，緩緩拾級而返。

那此時候，也許是蒸騰熱氣造成了錯覺，我總覺得這道樓梯正往四面八方無限延伸，連接這整座



城市的所有建築與所有辦公室，如同眼前狀似永無止盡的夏天。

於是我想起我聽過的另一個年輕人。畢業後，他如願進了眾人稱羨的事務所工作。每天午休的一小時，吃完了飯，他就來來回回在樓梯間上下走，從一樓爬到頂樓，再從頂樓下到一樓，周而復始，循環不已，直到鈴響宣告下午班開始為止。

這樣反覆折騰數個月，他終於遞出辭呈。

這件事發生在我出生之前，也肯定在你出生之前。那時，一旦走進那棟建築，成為那間公司的人，離開幾乎前所未聞；而從他步出大門的那一刻起，孜孜矻矻、在燈下耗盡青春所學的本行專業，亦從此離他而去，再也不允許回頭的餘裕。

多年後，當二十歲的歌聲、豪情與形體皆已焚成回憶中的灰燼，那個不再年輕的中年人輾轉得知，當年帶他進事務所，勤勤懇懇而沉默寡言的好學長，就在年前不久，獨自走進了深山密林；沒有歸途，沒有留下隻字片語。

森林緘默一如麻繩束緊的囊袋，守住了學長最後的祕密。

還是學生時，我在早班通勤公車搖晃而死寂的人群夾縫間，讀過一個故事：一個瘖啞、無法言語的靦腆年輕人，為避開山邊火堆旁的談笑人群，踉蹌後退幾步，不慎撞上岩壁山洞前那座從不會開啓的古老鐵門。不料鐵門突然敞開，他摔了進去，而門立刻重新關閉，船過水無痕。

他無法自行求救。也沒有任何人發現，他的墜落。

前些日子，我邊滑手機，邊心不在焉走進女廁，迎面衝出一個白衣身影。我反射性側身讓開，但當對方頭也不回地離去，我忽然有了某種預感。

我走過去，打開最後一間廁所的門：果然，沒有沖水。

即使擦身而過只有短短數秒，我仍然認得那張臉。那是隔壁公司某位衣著端莊的資深職員。她打公務電話時，略顯誇張而緊繃的尖銳嗓音，總是傳得很遠很遠，戴上耳機仍聽得見。

接連幾天，我思索打掃阿姨當年關於「逮捕現行犯」的告誡，思索那位消失無蹤的工程師，思索每一次我們在女廁前、茶水間對於常態髒汙的種種戲謔、憎恨和埋怨，那些關於「私刑」、「審判」半真半假的玩笑話。

許多個加班的夜晚，我想像走近那張辦公桌，貼上一張以公司印表機印出、48字級的匿名警告；或是趁著上下班電梯密閉空間裡的偶然相逢，附在對方耳邊輕輕說：**我們都知道了，我們都知道。**

然後，我會想起辦公桌抽屜裡連夜奔竄卻脫逃未果的老鼠，想起各種有形無形的牢籠，想起茶水間一地咬碎卻仍填不滿飢餓的紙屑，還有一雙在黑暗中非人非獸、茫然發亮的眼睛。

我不發一語，轉身上樓，去用別家公司那間傳說中豪華如貴婦百貨、燈光美氣氛佳的廁所。

無論誓言、合約、保密條款白紙黑字列得多詳細，這些其實都捆綁不了真正重要的訊息。言語和祕密一如水銀，能隨意滲進人耳人心無數眼不可見的空隙，沒有任何人為的規範或法令足以抵禦。

規範誘發祕密，祕密源於恐懼，而人活一生，往往不只承擔自己的祕密。他人和整個群體的憂懼會滲透你，侵蝕你，與你同化，成為你不可分割的沉沉重量，使你舉步維艱，並於你身體上以意料之外的形式重新展現；就像我這幾年來，上班時間再也不敢開啓無關工作的影片視窗，再無法忍受零食包裝袋的細碎聲響，也再難單純頌讚雲水繚繞的蓊鬱森林，是庇護人心的所在。

我稍早跟你說過一座山洞的故事，對不對？那座山洞有著猝不及防自動開闔的鐵門，吞噬了誤闖誤入的沉默年輕人，而且很可能不只故事中的那一個。

而在這座群山環抱卻猶不安穩的城市裡，其實有非常多這樣的建築，以及更多標價、包裝、形態各異的入口。包括這一棟。

抱歉我對你說了謊：進公司時，其實是老闆跟我交接的。那時他已經半年沒離開這個座位，焦頭爛額，髮絲膠黏，鈕扣歪斜，襯衫領口滿布汗漬，直到電腦另一端的我，點進茫茫無邊的人力銀行網站，打開這座城市、這家小公司的徵才廣告為止。

老闆說，是在簽下租約、進了這座辦公大樓，他才發現這棟建築本身就是個活體。它需要進食，需要生活在裡面的你我無私奉獻，秉持顧全大局的精神，駐留在此地。

來去的原理並不複雜：進一人，出一人，保持平衡。這是業內慣例，各家公司皆是如此。而只要能夠將這棟建築的所有祕密，完整交接給下一個人，你就能離去。

當然，這需要仰賴一點本事，一點策略，還需要一點點天命。

我之前說過那個安靜的女生，我的前任，是藉由每月例行一對一會議報告公事時，把這棟建築的所有祕密十句夾一句、十字夾一字，滴水穿石透露給老闆，她唯一直屬的常態談話對象，最終成功把他困在這個位置，跟蹤逃脫了。

這件事是我進入第二年，在公用資料匣一個毫不起眼的S檔案裡讀到的，那個女生於最後一則日記寫著：**祝我好運，也祝讀到這句話的你好運。**

那個檔案裡，如同古老牢獄裡墨跡斑斑的石壁，銘刻著所有曾經受困這位置的人留下的日記，包括老闆自己。

老闆後來告訴我，面試我的那一天，他衝進洗手間沖了個澡，換了乾淨的襯衫，打好最後一條乾淨的領帶，一想到即將卸下重擔、重獲自由，不禁雙手顫抖，雙腿發軟；他決定，這次徵才只許成功不許失敗，其壓力尤勝當年初出茅廬搶下第一筆訂單。

而面試你的那一天，在會議室裡，隔著灰白色的橢圓會議桌，不帶溫度的注視下，我們懷抱著對於彼此的冷酷與憐憫，成為共謀，等待你的到來。

現在，我把這些祕密都告訴了你。你進了圈內，你是知情人。在我們談話過程中，這棟建築已轉

頭看見了你，知曉你的姓名，它從此識得你的氣味、習慣與步伐，接納你的精神血肉做為每日例行的奉獻，正如它接納當年剛剛從學校畢業、猶是低階職員的年輕老闖和我一樣。它將如貓伏鼠，以尖爪利齒緊緊攫住你不放。你必須待在這裡，守住這個由OA屏風、氣壓椅跟組合櫃隔出的位置，直到覓得下一個人與你輪替。

謝謝你，沒有徒勞無功地試圖逃走。

如果夠幸運夠得天所眷，此生偶爾我們得以選擇自己的牢籠，並清楚意識到此一選擇從不得迴避。

現在，你代我進了籠內，接力飼餵這棟建築，這頭永不知饜足的困獸。做為謝禮與致歉，我要再告訴你一個額外的祕密。

在漫天烈焰裡想要奪得一線生機，而不僅是虛假的慰藉，你不能躲進浴室洗手間，幻想密閉的磁磚與水管能護你周全；你也不能只從這間房間奔逃到另一間，倘若水平移動到同一樓層的其他辦公室，你會找到神情同樣惶恐無助的其他難友，但找不到解脫。

要脫離火場，你只能往下衝，或者往上走。

往下衝，不顧一切賭一把離開這棟樓，比較明快，也真正有離苦離困的可能，但冒著濃煙下行的旅程煎熬而漫長，充滿生死未卜的不確定，不是每個人都具備那樣的體力、意志與運氣。

因此大多數衝進樓梯間的我們，會選擇往上爬。

當然，這也需要平時多加練習，就像我之前囑咐你，要將自己座位通往逃生口的路徑熟稔於心一樣。

倘若你平日沿著逃生階梯拾級而上，經過總是人聲喧囂的補習班教室，經過你時常踰越分際潛入使用的豪華廁所，到達頂樓轉角，你會看見一根細繩自天花板垂吊而下，像是河中游魚視角裡的透明釣線；細繩末端的告示牌像是遭蜘蛛絲捆住的飛蟲，晃晃悠悠，在理當靜止的空氣裡緩慢旋轉。

那根繩索將首先成爲一道艱難的關卡，它將令你目不轉睛、心旌動搖，誘導你尋求更即時、純粹的解脫。但猶如抗拒撕開不屬於你的食物包裝，隱忍不揭發從廁所倉皇而逃究竟是誰的腳步，你必須忍住誘惑，將目光一寸寸移往下方的紅色告示牌。

曾在螢光粉紅便條紙上出現的熟悉字跡，將於告示牌上，以粗黑簽字筆寫著：**此處設有警鈴監視器。未經許可，請勿上天台。**

這一刻，你必須決定是否堅持繼續上行。

抱歉我不能告訴你，通往天台的鐵門前，那睜著一隻空洞黑眼的監視器，究竟是佯裝的唬弄，還是確實仍有不眠之眼在監控運作？當你觸碰鐵門，這棟建築的警鈴是否真會轟然響起、撕裂你殘餘退化的耳膜，逼迫管理員衝上樓揮棍喝斥，讓下方樓層仍舊不沖水的女同事、看A片配飯的男同事，從

半透明隔板與螢幕後方驟然抬頭？

但也許你真正最想知道的是：推開鐵門之後，那裡究竟是與其他建築一模一樣的水泥平台，是霧霾深鎖的灰色天空，是一片空無，還是前所未見的別樣什麼？倘若衝出鐵門後旋即懊悔，你來不來得及全身而退，或者只能粉身碎骨向下墜？

公用資料匣裡的日記X檔，還沒有人補上這一章節。

你得自己親自走一趟。



## OL 職場所聞

◎陳雨航

這是一篇組織沉穩，布局從容的小說。娓娓道來一名OL的職場生活所見所聞所感。談隱私、圈地盤、災難……還有職場生涯的進退，最終，她說了，辦公大樓一如無聲吃人的山洞，會吃下無數的人——無數的人生。從而，許多未知都有待自己親身探索和決定。以日常工作生活開始，到譬喻整個人生，這樣的小說我們不難遇見，也不難理解，但這篇作品用細緻的文字，到位的細節，有些場景還帶點奇異的境界，充實了趣味橫生的豐富血肉（內容和內在），呼應並支撐了小說的意旨。

能夠隨興是好的，但具有冷靜構築與發展的寫作技藝更令人佩服。

